

大江战地文艺生活丛书

鐵軍輕騎兵

——抗戰軍地服務團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大江》战地文艺生活丛书之二

鐵軍輕騎兵
——新四軍戰地服務團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封面题签：叶 飞

责任编辑：李晓东

装帧设计：潘小庆

责任校对：蔡小钢

铁 军 轻 骑 兵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市京新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6 字数：334千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 7—305—1230—0

I · 93 定价：5.50元

《大江》战地文艺生活丛书编委会

主任 李进

副主任 沈西蒙 任干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若渊 方非

石林 乐秀良

任干 孙海云

李进 沈亚威

沈西蒙 杨涵

金毅 胡石言

洪荣华 郭加复

目 录

1	功勋卓著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代序	钟期光
5	十年契阔，南昌邂逅	王克清
7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	杜宣
13	一首悲壮的史诗	张雁
20	明灯照征途	夏时
29	追寻真理之路	
	李志光、林平、李维贤、林晖	
39	七岁团员陈雪坤	舒凡
43	抗战的春天	辛茹
47	“啊！你们是新四军！”	辛茹
50	群星灿烂	林琳
59	戏剧工作回忆三则	王子耕
67	三位最出色的女演员	王子耕
79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绘画组纪事	沈柔坚
84	浓墨重彩丹青忆	翁逸之
89	我初期的音乐创作生活片断	涂克
94	难忘的儿童队演出生活	洪卫
98	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点滴回忆	章蕴
101	章大姐介绍我入党	涂克
105	罗霄才莅临服务团	谢云晖
117	在云岭	余伯由

125	充满青春活力的学习队	许 可
128	革命的召唤	李乐山
134	革命的第一步	徐 真
138	白发忆少年	颜 飞
143	小河口民运工作纪实	肖加亚
151	辑园女主人	吴敏慎
155	群众在我们一边	田树凡
159	无尽的思念	马莲珍
165	从童养媳到战士	艾 扬
169	随军部特务营到江北	邓德明
173	在速记训练班的日子里	李 岩
180	叶军长和我们在一起	邓昌静
183	奇迹！奇迹！	
	——史沫特莱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孙海云
192	青年侨魂	陈 昂、詹尖锋、陈一星、 赖石昂、陈 虹、林 晖
198	无私无畏的战士	李维贤
210	巨松扶幼株	
	——陈毅培育服务团员的故事	
	谭肇之、陈 模、田树凡、李 坚	
218	陈司令派我去汤山	赵则三
224	东进纪程	余伯由
235	在江南敌后的第一次演出	林 晖
239	第一次通过封锁线	朱微明
246	西村忆昔	谭肇之
252	“外婆”掩护我脱险	夏希平
259	到冷欣部队去演出	游 龙
262	卑劣的伎俩	王 林

- | | | |
|-----|---------------------|---------------|
| 265 | 深切的怀念 | 钱亦 |
| 268 | 坚贞不屈彪青史 | 田树凡 |
| 275 | 大江滚滚葬英雄 | 王啸平 |
| 280 | 从《保卫郭村》到《黄桥烧饼歌》 | 章枚 |
| 286 | 我在新四军的音乐生涯 | 沈亚威 |
| 303 | 黄桥的新生 | 林雪如 |
| 307 | 战地生活拾零 | 蒋若虹 |
| 311 | 在黄桥管教战俘 | 葛汉章 |
| 315 | 青风化雨忆当年 | 李明 |
| 323 | 我们从上海来 | 宋涛、郑如、沈映虹 |
| 331 | 是战地服务团，又是战地艺术学校 | 赵坚 |
| 335 | 我是小小艺术家 | 陆锦荣、李志 |
| 338 | 他把青春献给了祖国 | 邓洁 |
| 349 | 我写《曹立山》的回忆 | 赖少其 |
| 353 | 转战敌后的九个文艺兵 | 李明 |
| 361 | 江南江北演《蜕变》 | 任干 |
| 368 | 《前线》演出的前前后后 | 陈绍贤 |
| 377 | 《甲申记》插曲的乐思 | 沈亚威 |
| 383 | 青年的突击队员 | 林非、徐真、孙海云 |
| 386 | 改名轶事 | 陈绍贤 |
| 390 | 你活在人民的心中 | 孙海云 |
| 401 | 三进“梅园”取电台 | 洪琪 |
| 405 | 传奇的壮士
——追念老团长朱克靖 | 于晶 |
| 419 | 战斗是一种最高的快乐 | 赖少其 |
| 424 | 皖南军民迎接大军渡江 | 胡明 |
| 427 | 后记 | 大江战地文艺生活丛书编委会 |

钟期光

功勋卓著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代序)

抗日战争时期，以朱克靖为团长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同以丁玲为团长的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一样，在当时中国抗战军队众多的服务团宣传队中，如鹤兀立，似鹰高翔，声威显赫，广为全国民众与各界进步人士所赞誉。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4月随军部转移到安徽歙县岩寺，7月抵泾县云岭，先后在皖、苏南北地区开展工作。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全国军民抗日热情高涨，在侵华日军气焰嚣张、全国各正面抗日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八路军在华北连获大捷，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声威大振，先遣支队韦岗初战震撼江南，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建立、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深入海内外人心。以宁、沪、杭为中心，大江南北的热血青年和进步人士纷纷投奔新四军，不少人成了光荣的战地服务团成员。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工人与职员，有从陕北抗大、陕北公学和八路军总部学兵团调来的部分学员，还有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知名的文人学者。他们脱去旧时装，换上新军装，抛除陈观念，武装新思想，容光焕发，激情满怀，以音乐、戏剧、美术、文字、讲演等文艺形式为武器，为国为民，忘我战斗。鼓舞士气，宣传群众，壮大抗日队伍。

伍；怒斥敌伪，瓦解敌军，扩大抗日战果，成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他们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较好的文化修养，鼎盛时期，成员有四五百人。1940年7月，服务团由苏南渡江北上，属苏北指挥部领导。1941年“皖南事变”时，服务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服务团留在苏中，改建为第一师战地服务团。他们与当地军民同生共死，经历了苏中抗战中、后期极为艰苦的斗争，直到迎来抗日大反攻，实现“把敌人赶出去”的宿愿，坚持和发展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分享了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

战地服务团在叶挺、项英、袁国平、陈毅、粟裕等军师首长和政治机关的关怀领导下，是一支红专相融、文武兼优的过硬文艺新军。它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战斗力的提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以及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与建设，以至建国后我国我军文艺工作的兴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战地服务团是一支红色精干的文艺宣传队。他们鲜明地高擎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紧密联系实际，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歌颂战斗胜利的话剧《繁昌之战》，表彰女同志先进事迹的话剧《大时代的女性》，颂扬战士进步的活报剧《张德宝归队》，动员青年参军的歌剧《红鼻子》、《送郎上前线》，借鉴闯王进京教训的历史剧《甲申记》等等。在频繁、艰苦的战斗间隙，还排演了《一年间》、《魔窟》、《阿Q正传》、《雷雨》、《前线》、《钦差大臣》等大型国内外话剧和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在音乐方面，有流传至今的《新四军军歌》、《渡长江》，反映姜堰战斗的《勇敢队》和人民热烈支前的《黄桥烧饼歌》，鼓励苦练杀敌本领的《刺枪歌》，动员武装保卫夏收的《当心鬼子来抢粮》等等。还有大量出色的油画、版画、木刻等美术作品，以及无数绘声绘色的讲演，许多感人至深的战地通讯与著述。从而，形象生动地广泛传播了党的政治主

张和军事胜利，鼓舞了军民士气，揭露了敌人罪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地服务团又是一支英勇顽强的战斗队。其成员虽然是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但首先是新四军战士，同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一样，自觉接受严格的军政训练，严守我军纪律，发扬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当时战斗频繁，他们的主要活动在前线。帮助基层单位开展政治、文化和思想工作。许多团员充当义务政治指导员，义务文化教员，给指战员上政治课，上文化课，教唱抗战歌曲，辅导救亡室和俱乐部的文娱活动，与战士们谈心交朋友、帮助解决某些思想问题。战斗间隙搞演出，战斗时主动承担各种战勤工作：战前参与战斗动员；战中协助抢救伤员，看押俘虏，疏散群众；战后打扫战场，处理烈士善后工作，教育争取俘虏，帮助医务人员照顾伤病员等，深得军政干部的称赞和战士们的爱戴。在极其严峻的反扫荡战斗中，丘东平同志临危不惧、光荣牺牲；李珉同志流血不流泪，视死如归，陈毅同志曾赋诗予以赞扬。还有李增援、王传馥、杨瑞年、司徒扬、罗天等许多著名的烈士。

战地服务团还是一支坚强的民运工作队。主要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敌后农村的千家万户，白天与群众在田间共话，夜晚灯下谈心，提高群众的抗战救国意识。帮助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战组织，提高群众的政治地位。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协助地方党发展新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抗日政权。建立和发展抗日防匪、保家自卫武装，配合新四军部队作战。女服务团员张新华群众工作做的很出色，她在做顽伪军工作时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惨遭杀害。男团员白桐本是反清乡斗争中的一位英雄区长，负伤被俘后大义凛然，壮烈牺牲。同时，他们参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开明士绅和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抗战救国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壮大发

展抗日力量。团长朱靖克同志就是陈毅同志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之一。他很有政治水平和工作作风，时常奔波于我军与苏南、苏北友军以及各界中上层人士之间，工作非常出色并富有创造性，受到普遍赞誉；因此也引起了极右势力的仇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

战地服务团也是一支实际的干部培训队。在上级关怀下，团领导重视自身建设，结合战争与工作实践，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注重我党我军优良作风的培养，团员们自觉地深入实际，走知识分子革命化、工农化的道路，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变文弱为坚强，“小我”换成“大我”，艰苦奋斗，以人民利益为重，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一批又一批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批又一批同志被输送到部队政治、文化、军事和地方党政领导岗位，很多同志还成了文艺、教育、医务和党政军机关等领域的专门人才，是我党我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忆往昔，岁月峥嵘；照前程，未来光明。新四军和一师战地服务团的老同志们年暮志存，满怀热情，奋笔写史，以生动、明快而真实的记述，反映了战地服务团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缅怀先烈，激励来者，寄厚望于后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受其感染，写了上述文字，权当《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序言，并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与之共勉。

1990年9月于北京

● 朱克靖

十年契阔，南昌邂逅

啊！久别了，久别了，真是久别了。很亲热的握着双手，熟视良久，然后慢慢地把手松下来，不免有些悲喜交集的样子。这大概是1937年秋末告别十年，在南昌市邂逅叶挺军长的第一次印象。站在希夷（叶军长别号）后面的一个魁梧奇伟的大个子叶剑英参谋长也正在含笑看着我们两个人的别后把晤。剑英同志在十年前在广州也是认识的，但是别了太久，他的模样儿有些改变了，若不经希夷介绍，几乎把故人失之交臂，得罪了故人。

那时正是江南秋水长天一色，落霞孤鹜齐飞的一个晚霞天气。我们买了些南丰名桔，混在车水马龙中，穿过街心，走向江岸，走着谈着啃着，又折回旅寓。谈到了战事，谈到了别后苦情，也谈了些笑话，谈话到深夜中，张学良的囚车也到来了！我们大家不免长叹一声，这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表示国士可失私仇不可释吧？默然了一个时候，然后希夷说：“老朱，你还是同我一起来干吧！我要成立军服务团，请你当团长。”

“好吧！可是这样办，那末团员呢？”我是高兴地诚挚地这样答应承认了。

“团员是有的，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青年工人，都已来的不少了，其中还有文学家、戏剧家”，这大概指

的是丘东平和李增援同志。

接着他又说着：“我们战斗是在最前线，是在敌后。”

此后不久，军服务团就在南昌成立了。当时服务团的男女青年学生，大多数是小姐少爷之类，这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民族战争的特点。其中大多数不是烫发旗袍，便是西装革履。因为她们和他们是在抗战以前受着国内政治的毒害和压迫的，对面临着民族的大难和仇恨，都是万分愤怒和切齿的，因此也就走上了抗日救国民族革命的大道。经过了在伟大的抗日人民武装和人民中间的锻炼，他们和她们都脱下了旗袍西服，穿上了军装草鞋，渐渐地变成革命战士，或者成为领导干部。

（摘自《回忆与感想》）

● 杜 宣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初创时的一些回忆

1937年大约11月底，我由九江乘轮船去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太和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陈家康，他当时任博古的秘书。这是家康在撤离上海时写信约我到武汉见面的。当时我收到林基路来信，说他和周扬夫妇、陈因素、李云扬等由上海去延安，要我赶去。所以我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家康时，要求他帮我解决去延安的问题。家康表示去延安没问题，要我先住下来。

这时我又找到吴晓邦，他邀我参加新成立的拓荒剧团，说这剧团是第二战区办的，要去西北，目的地也是延安。从晓邦那里又遇见了韦布，他俩都是我留日同学。韦布和我在北京一道搞过戏剧活动。我在拓荒剧团中遇见周德佑、田冲、胡丹拂等同志，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十分热情欢迎我参加。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陈同生的条子，说他住在阳翰笙家，要速谋一晤，我看见这条子，真是喜出望外，因我一直想见到同生。我六月间回国时，听说他关在南京监狱中，本来打算去探望他的，后来听说他已出狱去延安了，想不到他却在武汉，我立即去找了他。看到他经过几年苦狱的折磨，比从前更瘦了，但精神还是像从前一样焕发，语言还是和从前一样锋利。我们自然谈了别后的彼此情况，最后我告诉他想去延安。他却说，延安不要去了，到新四军去。接着

他说，党决定把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集合起来，这事已和国民党谈好，成立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李一氓任秘书长。几天前，一氓由延安出来和他谈到打算找点知识青年来组织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同生认为新四军新成立，正需要人。当时我表示，只要革命需要，去哪儿都是一样。同生为人热情、办事也十分干脆。第二天就约好了我和李一氓见面。一氓因对我在东京搞的一些左翼文艺活动有些了解，所以他高兴得很，要我在武汉尽量多约一些文艺青年去。并要我次日携他的秘书王白丁（徐平羽）进一步细谈。当晚我就将此事告诉吴晓邦、韦布，他们听了很兴奋，决心参加新四军搞战地服务团的建团工作。第二天我和吴晓邦、韦布一道去找王白丁，见面谈了几句话后，发现我们1932年在上海搞学生运动时就相识了。这意外的会见，增加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白丁说，军部暂时设在南昌，部队很快要集中了，所以服务团要快点成立。因为军部就要成立了，最好能尽快找到一些能演戏、唱歌的青年。

这以后，我每天就是找适当的人来参加服务团。首先我找拓荒剧团的周德佑等人商量，如他们能参加就最理想了，因为他们都有演戏唱歌的经验，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但是他们商量后，认为他们一走，便会影响和第二战区的统战关系。这就问题大了，但答应以后可以个别的来参加。

这样一来，只能零星地通过私人关系找人了。于是我找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秦昌康、在武昌上中学的我的妹妹桂冰吾，吴晓邦带来他的学生沈光，韦布和他新结婚的夫人周敏，又通过张光年的介绍找来了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我们还想再找点人，但军部来电催我们快点去南昌，于是我们就乘轮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

军部驻扎在南昌市内三眼井，这栋房子原来是保皇党领袖人物张勋的公馆。是一栋大而无当的洋房，花园也很大，有假山、

鱼池，但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官僚住宅。洋房后面有一排中式平房，我们就住在这里。

这时军部的人还未到齐，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工作。政治部也未成立起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符科长，一个是张干事。我们的工作均向副参谋长周子昆请示。他和我谈了服务团的工作范围，他说服务团除了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外，还要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必要时还要做战场的救护工作。

由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流亡学生、伤兵都云集南昌，形势逼迫我们非马上开始工作不可。我又先后吸收了南昌的青年周志中、胡珍水等人参加，从武汉也陆续来了吴福海等同志。

在大除夕这天晚上，服务团在军部举行第一次庆祝晚会，开始时由周子昆代表军部首长讲话。晚会中以吴晓邦表演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春天里来百花开》两出独舞，倾倒了全场的观众，因为与会的同志多为老红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样式的舞蹈。此外，就是周敏唱的《救国军歌》也博得了全场的喝彩声。另外我尚能记起的还有吴福海的踢踏舞和口琴独奏。

服务团的同志均来自五湖四海，服装也五花八门，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旗袍，还有的穿学生装，就是没有穿中山装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官僚均穿中山装，大家十分厌恶，所以没有人愿意穿中山装。这时我们已开始做慰劳伤兵和难民的工作，由于没有制服，集体出去，穿得五颜六色，很不像样。大家一直很想穿军装。一天周子昆告诉我，军装已经领来了，每个人可以到军需处去领取；但是穿上军装了，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因此，必需受一些军事动作的训练。这以后，我们每早听起身号起床，跑步到花园中去，接受立正、稍息、正步走等一系列军事训练。

大家穿上棉军衣后，都很兴奋，虽然有些人的衣服很不合身，也不计较。只是有的女同志感到戴上军帽不好看，有意把军

帽戴在后脑上，让前面头发露出一些，各显风姿。有的同志，穿上军装后，立刻去拍照留念。

发军装后又发了证章。当时司令部的证章是圆形深红色底子，上半圆上有弧形排列的“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十个字。服务团的也是圆形，但是白色底子，上面半圆弧形上排列“陆军新编第四军”，中间横列“战地服务团”几个字。臂章则是统一的：一个战士持枪冲锋，并有“抗敌”二字。

有一天周子昆找我到他办公室，问我会不会拍照。我说，一般可以，只是不精。他说，我们很多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现在要抓正规化军事训练，要拍些标准的军事动作的照片，发到各支队去。他要我领钱去买一架照相机和相应设备。跑遍了南昌市，买到了一架德国制的“禄来考尔”，并买了一些零件和洗晒照片的工具和药水。没有暗房，我和秦昌康两人就将一张方桌靠墙放，三面用黑布遮住，再将红色颜料涂在煤油灯罩上，作为红灯使用。我们在这个所谓暗房中工作，的确是十分艰苦的。这个小暗房，白天要漏光，不能使用，只有黑夜无光时才能开始工作。蹲在用黑布围得不通风、不透气的桌子底下，药水味道薰得人头昏目眩，最多半小时就要钻出来伸伸腰、透透气再进去工作。但当时我们却可以搞通宵，并不以为苦。

叶挺军长要来了，周子昆通知我和他一道带好照相机，去牛行车站接他。火车一进站，周子昆立刻迎了上去，我拿起照相机准备拍叶挺下车和周子昆见面的镜头。但当我在反光镜中找到了叶周二人，正准备调整距离拍摄时，他们两人又走开了。站上人多，他们走得又快，由于我的技术生疏，所以没有拍成照片。至今想起来，还不能不引为憾事。

为了扩大影响，上级布置服务团准备一次正式公演。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但是作家都在